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珍珠船 第十回 謝賓又洞庭遇故

詩曰： 居貧卻不去千人，傲骨雄才豈俗親。  
江上載花閒覓句，杯中餘酒醉留賓。  
何當邂逅逢知己，每為相思惜豔春。  
裘敝黑貂君莫笑，凌雲終使達楓宸。

從來姻緣際遇，皆由前定，而不容勉強相求。當其時運未至，則雖有屈宋的詞賦，班馬的文章，董賈的策論，亦困窮拂鬱，而不獲舒展其志。假使一旦時來運利，不要說材兼文武，倘儻不羈之士，就是那庸儒殘學，亦能高步青雲，取富貴而有餘。所以戰國時的蘇季子，起初遊說秦王，書凡□上，而不蒙收錄。以後卒佩六國相印。又如朱買臣，直至五□歲，方能顯達。據著這般論起來，凡在我輩，不患時運未到，所患學業未成耳。假使學業果成，則雖衡門可棲，簞瓢可樂，唯能守困待時，才是一個真有學問、真有見識之士。至於姻緣，亦與際遇一般，或早或晚，或難或易，莫非一定不移之數。常見人居近咫尺，男才女貌，門戶相當，若使議姻，豈不唾手可就。然非緣分，憑你央媒轉托，著意圖謀，亦必遇事阻隔，不能配合。如果緣之所在，即使遠隔千里，仇如吳越，貧賤與富貴不侔，萬無一妥之事，而宛轉相逢，卒諧伉儷。所以古語說得好：

姻緣不用強求，全在赤繩一繫。

說話的，為甚講這一番議論？只因先朝末年，曾有一樁奇異的故事。那人姓謝名嘉，表喚賓又，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氏。父諱玄錫，曾舉鄉薦，與無錫杜公亮是同門相厚年家。賓又方九歲時，父即見背，只有繼母常氏在堂。那一年賓又已是一□九歲，雖稱飽學，只因家業飄零，未曾入泮。就是姻事，亦尚蹉跎。那賓又偏自抱負不常，眼空一世，遇著親族故舊，談笑自如，並不道及家內缺柴少米，亦未嘗露出差澀不豫之容。自八股以外，更有三件癖好。那第一件是詩，每遇清風入座，明月在窗，以至知己談心，山水得意之處，他便拈題綴詠，竟日構思。人都笑他廢時失事，妨了正業，他卻道是詩以涵養性情，只管終日埋頭，死讀那幾篇時藝，弄得心枯意索，有甚好文字做出來。必須借著吟詠，闡發那做文章的巧思。況文章所以取功名，古作所以垂不朽，寧特無所用心。比之博奕者耶。那第二件是酒，道是酒以與人合歡，寧可不飲，不可飲而不醉。其或良朋在座，或送別旗亭，或風清月白之夜，此時無酒，何以寄懷。所以遇酒必飲，飲必儘量，但不至沉湎顛倒。如劉伶、杜康之已甚。那第三件是美色，道是娶妻欲以偕老百年，寧可終身不娶，不可娶而懊悔。必須賢德足以主頻繁，才色足以冠一世，方稱窈窕淑女，而不負寤寐之求。曾讀《會真》一傳，竊怪那微之寡情。始遇崔氏則倩托侍婢，誘成私媾，以後娶了韋氏，便把崔鶯拋棄。反說道：「使崔氏子遇合富貴，乘寵嬌，不為雲為雨，則為蛟為螭，又引桀紂為戒，豈不有甚於釣者負魚，獵者負獸耶。吾若得遇美媛如崔氏，一與之盟，終身不改。但恐此地非蒲東，命薄無奇遇耳。」只因有此三件癖好，人都道他是個狂士。謝賓又亦欣然以狂士自負，每每笑道：「昔之狂者，曾有一個陸通，今之狂者只有一個謝賓又。若有道我是個狂士，真知己也。」

一日，有長沙府太守賈彬，差人致書一封，邀接謝賓又到他任所。原來賈公與玄錫，亦係相好同年。聞得賓又家事淺薄，所以接他到任，思欲尋事眷顧。當下謝賓又拆開來書，看了一遍，心下亦覺欣然。但以繼母在堂，無人侍奉，兼慮路途遙遠，缺少盤費，便向卦肆中求問一課。那卜者將卦筒搖了幾下，取錢布成一卦，即判道：「拆折單拆折折，乃是充宮謙卦。謙者退也，按易六五，謙謙君子，用涉大川吉。若問出行見貴。據著易理斷論，必說道『驛馬不動，主有阻隔，即到彼處，必難見貴。』獨我細詳爻象，兄弟獨發，那出行之意已決。雖則所之地，貴人不得相會，然於無意中，別有一番際遇。就是功名姻事，皆在此行，宜以速去為妙。」謝賓又主意遂決，即日收拾行李，辭別母氏，帶一小廝文壽，起身前往。一路經過之處，遇著名山勝境，俱有題詠，不及備記。

不一日，已到了長沙府，正欲進城，忽聽得路上往來經過的人，俱紛紛說道：「好一個清廉正直的尹察院，把那賈剝皮參了一本，奉旨拿問，差著八個校尉到來，想必就在今日起解，真是萬民稱快的了。」原來賈知府又貪又酷，致被新按台出本參劾。謝賓又聞了這個消息，暗暗驚異，連忙進入城中。賈彬已到察院內開讀，等了數日，不及一會，僅得相贈盤費銀一□二兩，心下不勝納悶，遂即起程。

一日傍晚，舟次洞庭湖，隨著眾船泊於浦口。當夜月色澄清，風恬浪息。謝賓又推起篷窗，靠著船舷，獨自把酒。慢慢飲了一壺，想起跋涉一番，竟成虛望，黯然歎息道：「想必是我運蹇，以致帶累了賈年伯。但那卜者許我，別有一番際遇。據我想起來，只此信宿而歸，不知際遇在那裡？眼見得又是不足信的諛話了。」自嗟自歎了一會，遙望那七□二峰，黛色連天，浩浩茫茫，碧波萬頃。不覺詩興陡發，朗吟絕句二首道：

日落長沙水拍天，來時曾此泊磯邊。  
寧知歸路淒涼甚，木葉蕭蕭起暮煙。

其二

白雲何處是湘娥，渺渺愁餘向碧波。  
淚濕青衫腸已斷，隔船休唱竹枝歌。

吟詠方畢，忽聽得左首船上有人喚道：「隔船那位吟詩的相公，家老爺相請過船一敘。」謝賓又正在無聊之際，也不問是什麼官員，遂即跳過船去。走進艙內，只見那個鄉紳，闊面修髯，頭戴方巾，身穿便服。見了謝賓又，揖畢坐下，欣然笑道：「老夫為著皓月當空，一望千里，波光萬頃，鬱鬱晶晶，所以夜深未寐。擬欲援琴消遣，誰想忽聞佳詠，使我愁思頓開。願聞高姓尊名，貴鄉何處？」謝賓又欠身答道：「晚生姓謝名嘉，賤字賓又，直隸姑蘇人也。」那鄉紳又問道：「令尊為誰？」謝賓又道：「先父諱叫玄錫，曾領南畿鄉薦，只今棄世已久。」那鄉紳踴躍而起道：「原來就是謝家年姪。自從令先尊仙逝之後，音問久疏，誰料今夕邂逅相逢，愈覺可喜。」謝賓又亦欣然道：「每聞先父平生契厚，只有無錫的杜老年伯，可即是否？」那鄉紳道：「老夫即是杜公亮，與令先尊幸屬同門。猶憶清酒甲喧之日，老年髮髯尚覆眉，豈慮一別□年，忽爾長成如許。近來家事如何，可曾入泮，此行有何佳況？願為老夫一言之。」謝賓又便將父歿以後許多踳躄，並到賈知府任上的事，備細述了一遍。杜公亮愴然道：「原來年姪如此不幸，老夫亦因不合時宜，謝事回去。既獲一同返棹，願到敝居暫留數月。年姪才高八斗，何難博一青衿，然或有可效力之處，俱在老夫身上。」謝賓又慌忙謝道：「萍水相逢，荷承老年伯許以青眼盼睐。歸既無聊，願獲長侍左右。」杜公亮大喜，即令從者暖酒對酌。既而飲至夜分，聯吟一律道：

青山歷歷水悠悠，(杜)

水接山光一色秋。(謝)

此夜獨憐逢皓月，(謝)

故人忽喜共扁舟。(杜)

蕭條落木隨風下，(杜)

散亂歸鴻逐渚留。(謝)

歌罷酒闌猶未寐，(杜)

鄉關回首不勝愁。(謝)

吟畢，杜公亮欣然笑道：「月白風清，獲與賢姪晤對，誠不負此良夜矣。」於是洗盞更酌，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謝賓又也不過船，便：

相與枕藉於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是早五鼓掛帆，不一日已抵無錫，把謝賓又留寓於廳後之西樓。樓之外即係內花園，園中有橋、有池、有軒、有台，自牡丹亭過西曰芍藥圃。芍藥圃之後，有一大廳，顏曰迎燕堂。堂之左側，雙角門內，即係內室。原來杜公亮的正夫人畢氏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子名啟祥，年長一□九歲。女名仙珮，亦已及笄，生得如花似玉，識字能詩。杜公亮於諸女中，獨加鍾愛，所以仕宦求姻，紛紛不絕，而公亮莫之許也。

閒話休提，且說謝賓又。自寓無錫半年，忽傳宗師歲考，發牌到縣，示期先考童生。謝賓又的才學既優，杜公亮又致書力薦，遂得縣取第二，府試第七。俄而宗師考過，竟領了本縣批首。杜公亮大喜，即日置酒稱賀，謝賓又亦覺□分得意。當夜席散歸房，於燭火之下，提起兔毫，向粉壁上題詩一絕道：

歷盡芸窗已□年，春風方不負青氈。

廣寒縱有雲梯在，未必嫦娥即見憐。

自後，謝賓又文譽日盛，遠近時髦，無不擔簦攜笈，投刺訪謁，一時間推尊為文壇領袖。杜公亮回進後房，對著夫人亦每每稱歎不止，以為必中之才。那謝賓又三字，不覺漸漸的傳播在杜仙珮耳內。杜仙珮年已及笄，不無吉士之慕。遂悄悄的喚問侍鬟：

「那生文才既妙，態貌如何？」婢女中有一彩燕，年已過時，日常在外行走慣的。便接口笑道：「若說起那謝秀才的風流雋雅，真今日之潘安也。」杜小姐聽說，微微含笑，自此留在心上。

話休絮繁，忽一日，杜公亮同著賓又，出到朋友人家赴席。時已過午，杜小姐喚令婢女，扃閉儀門，假說廳前看菊，潛步至樓。只見謝生的臥內，壁掛素琴，案堆書史，牀上繡衾文枕，蘭麝餘香。回首看那壁上，即所題歷盡寒窗一絕。字帶龍蛇，句敲珠玉，哦詠數遍，不覺技癢難禁。便研墨濡毫，檢出殘箋半幅，次韻一章曰：

文章獨步□餘年，豈久燈窗坐冷氈。

若使蟾宮親折桂，嫦娥須為玉人憐。

杜小姐將詩和畢，便欲擱筆下樓。忽又轉道：「若不寫著名字在後，使謝郎看見，豈知是我所和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即於詩後書著七字道：「杜仙珮次韻偶題。」把來折成方勝，放在硯匣底下。將次下樓，心下忽又想到：「我以一時意興所至，偶前和題。倘或謝郎不揣其故，將謂我有他意了。況女兒家字跡，亦豈可輕易付人。」正在徘徊之際，忽值夫人連聲催喚，遂急忙下樓進去。

當晚，謝賓又將及點燈時候，帶醉而回，和衣上牀。睡至更餘酒醒，復又起身，把那殘燈挑亮。正欲展卷，忽見硯匣底下，露出草書一行。連忙取出，朗誦一遍，不覺笑道：「我聞仙珮小姐，乃是杜老年伯鍾愛之女，才貌兩絕。我慕之久矣，豈料今夕親獲瓊瑤，我謝賓又好不僥倖。只是老夫人的慈教甚嚴，蘭閨迴隔，何以得降仙駢。沉觀詩意，感承小姐把我□分冀望。我只道孤生一世，誰想謝賓又的三個字兒，竟得傳在那玉琢成、粉捏就的知音耳朵之內。他道蟾宮折桂方近嫦娥，分明許我得中之後可以聯姻。天天，若肯平空付我一個舉人、進士，便得與仙珮小姐作配了。」又低首沉吟了一會，不覺情興勃勃，再將前韻，吟成一絕道：

自寓西樓已一年，清風淡月伴寒氈。

何緣親把香車降，邀得嫦娥紙上憐。

吟畢，又把仙珮之詩，朗朗的哦了數遍，和衣睡倒，自言自語，整整一夜不寐。清曉起來，梳洗畢後，徘徊於步簷之下。也是事該湊巧，只見彩燕鬢髮蓬鬆，手中拿著兩枝菊花，笑嘻嘻的從外而來。謝賓又向前一揖道：「敢問姐姐，這菊花兒可是送與小姐插戴的麼？」彩燕變色道：「謝相公好不扯淡，我自折花，何勞動問。」謝賓又道：「小生偶有一首詩兒，要煩姐姐轉送與小姐妝次。」彩燕道：「謝相公，你一發癡起來了。我們老夫人治家嚴肅，小姐操凜冰霜，這字跡兒可是輕易傳得的麼？」謝賓又道：「姐姐吩咐極是，小生亦不敢造次唐突。只因昨暮赴席回來，親見小姐的珠玉在案，為此斗膽輒敢奉和請教，並無他意。諒小姐亦不致見責。」彩燕聽說留詩一事，想起仙珮曾經幾番相問，未必無心。便假意兒推了一會，接詩放在袖中，急忙帶進繡房。候著仙珮梳妝畢後，就把謝賓又再四央他傳遞詩箋的許多說話，備細述了一遍。杜小姐接詩看畢，低聲說道：「好一個輕薄書生，何孟浪至此。幸得是你，若遇著一個不解事的，險些些弄出一樁天大的事來。我只索再做一詩，著你將去叮囑他一番，今後切宜謹慎，不可胡思亂想，再有什麼詩兒傳遞。」便提筆一揮，頃刻間已做下了絕句一首，付與彩燕。彩燕即又乘間潛上西樓，謝賓又欣然笑道：「姐姐此來，必有好音見惠。」彩燕從容傳至仙珮之命，並以詩遞過。謝賓又拆開細看，原來仍用前韻。其詩曰：

繡榻花深豈問年，曾無消息到青氈。

請君絕卻閒思想，風雨孤燈且自憐。

謝賓又看畢，笑謂彩燕道：「小姐詩中之意，我已了然，備知其詳。更有一詩，煩勞姐姐為我善言回復。」即檢出素箋一方，連真帶草，登時寫付彩燕云：

羨殺盈盈二八年，春風深護繡花氈。

誰知獨夢西樓客，空抱相思倩月憐。

杜小姐看畢，擲詩於几，悵然不悅道：「若真狂士也。今後出入，汝宜慎之。倘再欲挽汝說話，並有什麼箋紙傳寄，必須堅卻。若或仍為帶進，我必告知夫人矣。」彩燕連聲唯唯。自此，月餘無話。忽一夕更深人靜，霜月滿窗。杜小姐獨自靠在雕欄，遠遠聽著雁聲嘹亮，不覺有感於懷，再拈前韻，賦詩以自遣云：

香閣寂寞自年年，花影空教上繡氈。

此夜斷腸拈詠處，拂欄惟有月相憐。

吟罷，取出薛濤箋一幅，端楷細書。次日早起，密令彩燕持出，以付謝賓又。謝賓又展開一看，不覺欣喜欲狂，撫掌笑道：「細觀此詩，小姐之芳心畢露矣。」即賡原韻一絕，囑令彩燕持報云：

未獲相逢已問年，更傳芳信到寒氈。

慙慙吩咐樓頭月，早為琴心一見憐。

詩去數日，杳無信息。

一日中午時候，忽聞彩燕笑聲，連忙趨下樓梯，候至廳左靜處，備以哀曲相告。彩燕道：「郎之心事，不待細言，妾知之久矣。但以重門杳阻，莫言其他。惟郎臥後之北窗，即小姐房外之中庭也。雖則鎖閉，我能竊鑰付君。今夕人靜時，可悄然開鎖，將窗半啟。妾當邀著小姐到庭，行於月明之下，飽睹花容。此則為郎效力之處，其餘非妾所能副命也。」謝（原書下缺）